

中德報紙國際新聞報導之比較

介紹一篇有關中德新聞交流的論文

蓋艾瑞

在使用德語的國家，指東、西德、瑞士及奧地利，幾年來有很多研究大眾傳播國際新聞報導的學者。這四個國家所有的大學裡最少也有六十個新聞系或大眾傳播系。它們每個學期都設有關於國際新聞報導的課程。

聯合國文教組織（UNESCO）的馬克布萊德（MacBride）調查團在一九八〇年公佈它的研究報告後受到西德報業的抗議。西德報紙大部分都說馬克布萊德調查團的研究報告不合理。如果依據它的要求，則會抹煞了言論自由。但是很多學者的立場不一樣。那時候的辯論更鼓勵了學者們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

這種情況之下在西柏林自由大學的新聞研究所有一位研究生就是作者本人，寫了一篇碩士論文（題為：西德廠商來華投資對西德或台灣報紙新聞報導的影響研究）指導教授是普洛斯（Harry Pross）博士。台灣方面的資料還受西柏林自由大學漢學系教授郭衡瑜博士的監督。搜集資料的時候，筆者才了解雖然有很多學者研究國際新聞的流通過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經濟和新聞之間的關係。據了解在本報告研究之前，全世界只有兩項類似的研究。因此這篇論文彌補了新聞學中的小遺憾。

採集資料的時候，作者也體會到科學界不同的氣氛。東歐和亞洲的學者不太容易合作，他們比較喜歡保密。美國和西歐的學者則相反地，他們常常自願幫助，主動的提出意見和資料。值得特別強調的是：中華民國政府機構對於學者所需資料則是樂於提供並且親切詳盡，令求助者得以順利完成研究。以下是這篇論文的節要。

在導論部分，筆者說明爲甚麼新聞報導和投資有關係。作者入大學之前曾經當過新聞記者，那個時候筆者才發現大公司及財閥對於報紙新聞報導的影響相當大，在通常情況之下，連政黨或政府的影響力都比不上。因爲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作者曾讀過幾位新聞學者的研究心得，而他們都支持這個看法，作者才決定了研究題目和方向。

國際新聞的報導常受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時間和空間的距離，各國的政治體制、國情、民風及宗教等等。然而，近年來中德兩國除了經濟關係之外，其他因素依然存在，沒有變化。而投資更是兩國經濟與政治的重要支柱。因此，筆者特別研究投資和新聞報導的關係。作者決定研究台灣的報紙有三個原因：第一、除了新聞之外也學中文，對中國、台灣很有興趣；第二、研究台灣比較容易決定研究時間；第三、台灣是一個開發中國家，但是因爲它的報業已經很有基礎，所以採集資料比較沒問題。

作者研究了台灣的兩家報紙：聯合報和中央日報。作者選擇聯合報是因爲根據瞭解，聯合報的銷路最大，中央日報被挑選因爲它是執政黨的喉舌。

德國方面筆者也選擇兩家報紙。第一、法蘭克福通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縮寫 FAZ。第二、法蘭克福週報——Frankfurter Rundschau 縮寫 FR。兩家報紙的出版地是

法蘭克福，西德的金融中心。FAZ，FR，聯合報和中央日報都可以在它們本國每一個城鎮買到，FAZ的讀者之內有很多商家和政治家，FR的讀者之中有很多大學生和知識份子。

碩士論文所應用的研究方法是「內容分析」，研究範圍是「自然年」不是「建構年」。這是因為作者想「建構年」所有的問題太多，作者選用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八年為研究時間。一九六五年，因為當時還沒有德國公司來華投資，一九六六年是第一年有德國公司來華投資。一九七八年，因為當年作者在台灣，天天有機會看報及其他參考資料。

台灣報紙方面的研究目標是所有關於德國的消息，德國報紙方面是所有關於台灣的消息。如果一篇文章特別說明德國的情況，譬如說標題或副標題有「德國、西德」這個名子，那麼這篇文章就被統計起來，統計一共有十二部分：政治、經濟、文化、體育、和雜項，雜項部分包括人情味消息等。第六和第七部分包括圖片及消息來源——通訊社、特派員等等。統計第八之十二部分記錄文章的外表、標題的大小。

作者所應用的內容分析沒有平常應用的「方塊標準」。這是因為作者主張，「方塊標準」根本就對！衡量一篇文章的方塊只白費工夫。「方塊標準」絕對不可能反映一篇文章的好壞。一篇很短的文章可能包括很多重要的消息，它可能文情並茂。反之，一篇很長的文章可能包括很多廢話，陳腔爛調，研究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應用「方塊標準」更不適合。按理只可以比較同樣的東西。因此作者只記錄下編輯的原來的意思。某月有幾個一欄，幾個二欄，幾個三欄等等大的標題，一年內中央日報有多少消息，幾張照片，FR有多少消息，多少照片。

這個研究顯示了以下的結果：第一、投資與新聞報導無關，至少沒有可證明的關係，新聞報導的題目和消息的總數都沒有特殊的變化。第二、台灣的報紙關於西德的報導還不錯，豐富而正確。假定某先生幾年來在台灣天天仔細的看報紙，他差不多可以知道西德的現況，中央日報關於西德的新聞報導比聯合報的多一點，範圍也大一點，聯合報比較多人情味新聞，但是兩家報紙都有不錯的報導，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等等。中央日報和聯合報的國際新聞報導很明顯的受到國內法律規定的影響——很少有關於左派份子的思想、行動和反對政府遊行示威等等的消息，難怪在台灣的讀者無法了解爲何西德人民這樣激烈反核、反戰。假如台灣的報紙報導這種新聞，它們就寫的不夠詳細。第三、西德報紙幾乎沒有關於台灣的新聞報導，偶而有文章，它們也只說明台灣經濟方面的發展。它們提到台灣和大陸的關係，而說服在德國的讀者去台灣投資。但是，如果台灣真如西德報紙的新聞報導，其除了經濟之外，台灣根本沒有文化、沒有體育、沒有國內政治。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因爲中德兩國在經濟方面已經有很多年的密切關係。

這個奇怪的現象證明，自由的新聞報導不一定是好的新聞報導。除了言論自由之外，還有很多影響新聞報導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語言方面的能力、特派員的駐在地、編輯的種族偏見、及主觀成見等等。

報業的初期，報紙原來只登商人所需的消息，後來因爲印刷業的發展和編輯適合讀者及商人的口味和興趣，報紙也開始報導別的新聞，如政治、文化、體育等等。西德的報紙關於台灣方面的報導，顯然還沒有離開早期的報業傳統。西德的報紙並沒有履行它們應有的任務，它們所提供

的資料不符合任何方面的要求。因此，作者說馬克布萊德調查團的評論是對的，所以他要求西德報紙改善它們的報導。

